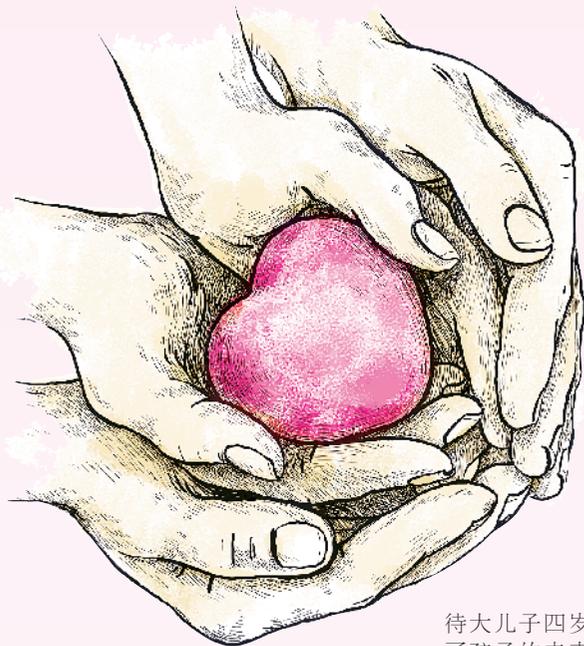


借钱

赵思芳



过了冬至，一天比一天冷，太阳冻得躲在云层里，近中午了才露出苍白的脸；风呼啸着，将干枯的树枝刮得“嘎吱、嘎吱”响。

青青刚从小学校接回了九岁的大儿子，就听见小儿子在卧室里低一声高一声地啼哭。青青放下大儿子的书包，赶紧抱起小家伙喂奶。

“妈妈，我饿，我想吃饭。老师说，快期末考试了，下午早点去学校复习。”大儿子走过来牵着青青的衣襟说。

“不急，米饭在电饭煲里蒸着，等

我给弟弟喂完奶后就去做饭。”青青喂完小儿子，就将其放在摇篮里，嘱咐大儿子好好照看。

青青来到了厨房，麻利地系上围裙，择菜、洗菜、切菜。青青开始炒菜，她炒的是大儿子最爱吃的杏鲍菇炒肉丝、宫保鸡丁。

青青娘儿住住在小城的普通小区里，丈夫家在离这儿不远的乡下。刚结婚那几年，她和丈夫一起在他乡闯荡，后来生下大儿子，交给公婆照顾。

待大儿子四岁，她就和丈夫商量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回家乡的小城买套房子。于是公婆凑钱，丈夫贷款，就买下了小城里的这套房子。搬到城里居住以后，青青留下来照顾大儿子，任由丈夫一人在外打拼。大儿子上幼儿园，青青就不停地接送，等到大儿子上小学了，青青又怀孕了，一年后又生下一个胖小子。

吃完饭，小儿子在摇篮里酣睡，青青赶紧将大儿子送到学校。回到家，她听见屋里静悄悄的，走近摇篮一看，小家伙还在睡梦里，小脸笑盈盈，估计做了个好梦。看见小家伙睡得这么香，青青也打起了哈欠。昨晚小家伙吵夜，她

不能安睡，她也想上床眯一会儿。

和衣而眠，青青马上进入了梦乡。在梦中，她看见了母亲、姐姐、弟弟，那时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多快活啊。她和姐姐、弟弟一起上学，一起打柴。回到家，母亲总是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。

“丁零零”，青青的手机响了，她以为是远在泉州的丈夫打来的。自从有了小儿子以后，丈夫总不放心青青一个人在家里拉扯两个孩子。可当她拿起手机一看，是母亲的电话。母亲这几年跟着弟弟两口子去了南方，给他们带小侄女。

“喂，青青，你在干啥，还好吗？”

“没干啥。我还好，就是有点想你。又快过年了，你今年一定回来哟。去年你没回来过年，我去给几个叔伯拜年，他们都念叨你。”

“青青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生了小家伙，我也没能赶回去，看看你娘儿俩。”

“没事的，妈，我们都挺好的，我的奶水也够孩子吃，他也不闹人，你放心吧。我就是想你，你过年要是不回来，我这心里空荡荡的。”

“今年过年，我一定回来。去年疫情严重，你侄女还小，没办法我们就回不来了。”

“妈，你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青青，我是说还是不说呢？真张不开口。”

“妈，有啥事，您尽管说吧。”

“我说了哈。就是你弟弟一家，现在住在租赁房里，他们想买套房子，你也知道，这南方大城市房价高得吓人，你弟弟他们准备付个首付，可是钱到

现在还没筹够。前几天，我打电话给你姐姐，她借了五万，还是不够。我寻思，你很难，这前两年刚买的新房，又生了二孩儿，可我也实在没办法。”

“妈，让我想想，我最好和你女婿商量一下吧，晚上回你电话。”说完就挂断电话。

提到借钱，青青条件反射似的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四年前，弟弟结婚，母亲操办喜宴，没有钱，从她这借两万，那时她只有大儿子，没到城里买房子，手上有点钱。母亲借钱，她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。当她买新房子时，想要回钱，可母亲说，父亲去世得早，娘家就一个兄弟，还怎么好意思要钱？青青气得流眼泪。可眼下，母亲竟然要借五万，她到哪儿去凑呢？丈夫一个人在泉州的工地上盖活动板房，收入也不高。怎么跟他说母亲借钱的事情呢？唉，还是跟他说吧，这么多的钱，又不是小数字。她怕丈夫在工地上忙碌，就发了个信息给他。没想到丈夫很快回信息了，说儿女都是母亲的心头肉，怎么青青母亲眼里只有儿子，简直不管女儿死活，真让人无法理解。

看到信息后，青青又流出了泪水，她的心好苦。小时候，家里困难，她和姐姐没上完初中就辍学了。父母中年得子，把弟弟宠上了天，要什么给什么。上学紧着他，可惜父亲没等到弟弟大学毕业就撒手人寰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将她们姐妹俩草草嫁了人。弟弟这棵家里的独苗，母亲跟两个女儿要钱办了体面的婚宴。青青深深知道，母亲只要借走了钱，就不会提还钱的事。唉，怎么办呢？

“嗯啊儿、嗯啊儿。”小家伙醒了，青青把他从摇篮里抱起来，不停地摇晃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丈夫回信息了。丈夫说，他存折里的钱够五万，就借给岳母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

青青看到丈夫的信息后，笑了，不过，那笑，有几分苦涩。

桃园听雨

闻琴

清晨，落了一点雨，桃园像是洗过一般。根叔掏出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心里就溢出许多期许。昨晚，阿虎打电话说，今早八点准来。时辰还没到，不如散会儿步，活动活动筋骨。

根叔又绕着园子检查了一圈，他眺望江边的防护堤，堤上的戴胜鸟正叫得欢愉。阿虎说这鸟早先灭绝过，现在又出现，金贵着哩。阿虎说啥就是啥，他信。

桃树下，陡然晃出一个人，人影儿越走越近。来人是根叔的发小，村里的老会计，人称宽伯。两人觅了一个树墩坐下来。

“你从城里儿子那回来的？”根叔摘下一个湿润的桃，递给宽伯。

“是呀。”

“城里不好么？”根叔笑笑。

宽伯就捶捶腰，脸上看不出啥表情，眉毛皱皱的，又散散的。他把桃吃完了。“真甜。今年你要发了。”

“谢你老哥吉言。”根叔又看了会儿天。现如今从城里到村口，坐车也不过一个小时，都是平整顺溜的大马路——虽然时间来得及，可万一阿虎就是忘了呢？想了想，他只好没话找话：“既然城里好，那你咋还要回村？”

宽伯舔了一下唇，眼睛觑着根叔：“城里好，咱农村现在就差？家家三层洋楼户户小汽车。一年到头，大伙儿也出去旅游。搁在以前，真是想都不敢想哩。”他又补上一句，“阿虎不是和咱说好了么，今天就在你这园子里，咱仨

好好聚聚。”

根叔笑了：“就知道你不敢忘。”

“阿虎当过市长，就算退下来那还是官。这随口一说的事儿，咱们真能当真？”宽伯有点不自信。

“不来，那是他不守信。”根叔伸伸腿儿，直起颈脖，又道：“咱小老百姓，不求发大财，一辈子就图个言而有信。”

宽伯点点头。

根叔叮嘱：“先摘桃吧。不来，就扔给狗子吃。”

宽伯会意，咧咧嘴，又扯过话题：“老实说，我在城里待得憋屈，还是喜欢咱这地方。从前那是苦，红薯南瓜菜秧子充饥。就比如你这桃园，往年也只是一片滩地，一丛一丛芦苇，风景不差，可大家口袋里干瘪。现在改良水稻栽培，家家丰收，都有钱。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反而想种一点小米吃一口杂粮，真正怪了。”

根叔就道：“我也本想种点别的，我听专

家说，这地种果树好。”

“呵呵，阿虎爱吃桃，你就偏偏种桃树。你呀，还是想巴结他。”

细雨蒙蒙，又过了半小时，两个老汉对望了几眼。红红的桃儿诱人，雾霭中，果园里窜来几个小孩，根叔让他们随意摘。他的心，更是焦急起来。

突然，看园子的狗叫起来了，汪汪汪，汪汪汪。根叔抬起头，去园外瞧。宽伯跟着他，脖子伸得比根叔还长。

有一人打着雨伞走来了。那人有些年纪，六十出头，身材清瘦，衣服半旧，瞧着就和普通的乡下老头差不多。他伸出两只手，一左一右，



握住根叔和宽伯的胳膊，紧紧不撒开。

“市长大人，您还真是守时啊。”根叔和宽伯都非常满意。

“可不。两位老阿哥，还是叫我的小名阿虎。当年，你们一个是队长，一个是会计，都是党员，带着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小知青弟弟，下田栽秧、修筑江堤，一起流血流汗……二十年前，我给村子提了一些建议，荒地可以再整顿，弄个果园建个禽场，搞搞副业，没想到大伙儿这么积极响应。现今公交车从城里直通村头，村子建设得可真漂亮！阿根哥，你的桃园丰收了，我怎么不来吃桃呢，都装在心坎儿里！”

“阿虎，你先尝尝鲜。”根叔和宽伯给他摆上一大盘琉璃玛瑙般鲜亮的桃子。

三个老伙计坐在树下，听雨，吃桃，叙说一些家常旧话。

雨点子又变细了些。近处，农田郁郁葱葱，如在画中。远处，江面轮船疾速驶过，新辟的厂区人来人往，正是忙碌的好辰光。